

妳非姓王不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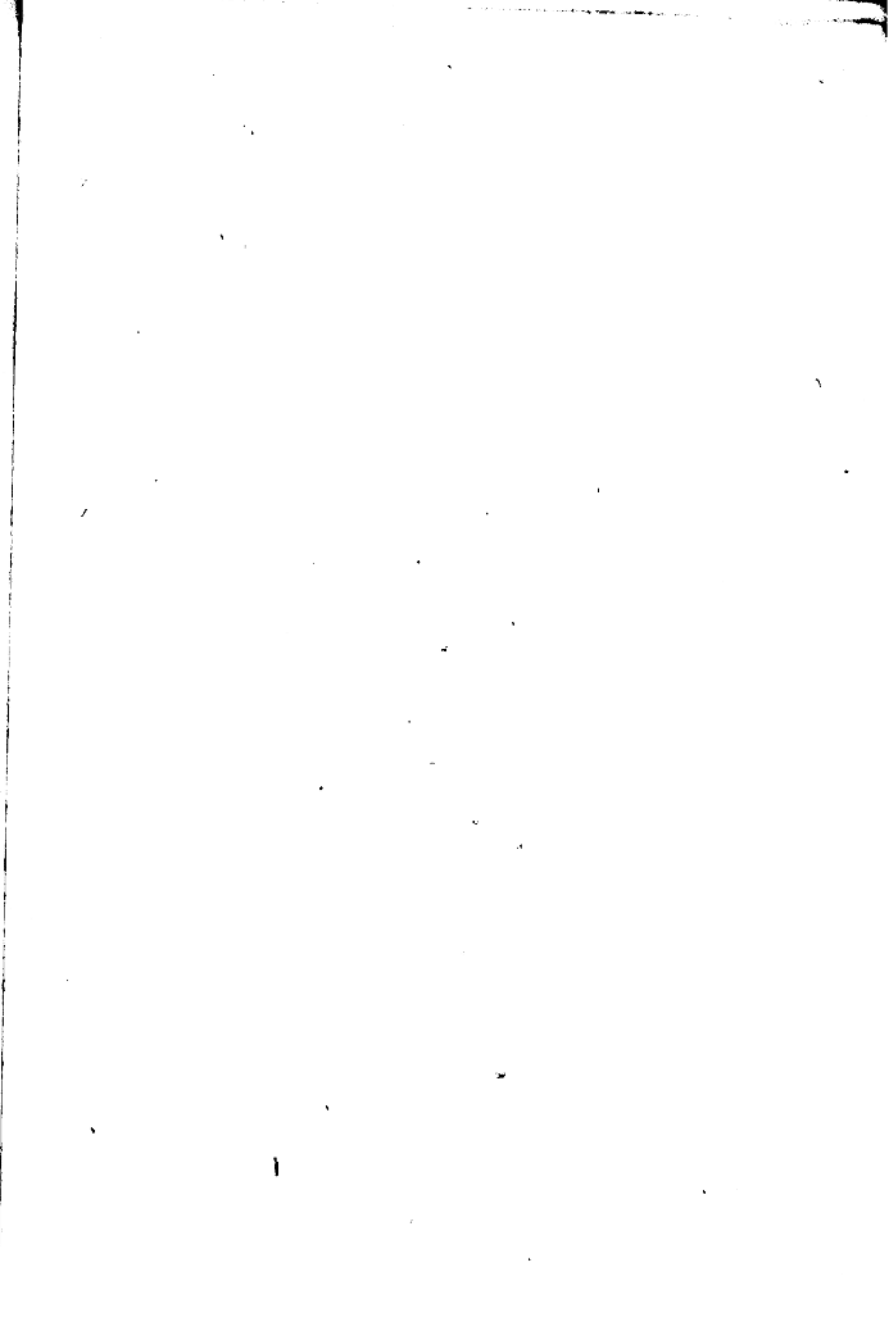
馮德南編劇

PDG

妳非姓王不可

五幕劇

——本劇所擬角色，多半爲女子；曾於一九四七年三月，在洛陽德萊女子中學校大禮堂，作初次公演；旋又於一九四八年八月，由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再度演出。



人物

宋玉琴——（簡稱琴）洛陽少女，廿四歲，嫻靜秀美，甫自大學醫科畢業。

宋太太——（簡稱宋）玉琴的寡母，四十二歲，性情剛直，自信力頗強。

宋玉玲——（簡稱玲）玉琴的幼妹，七歲，聰穎活潑。

秀花——（簡稱秀）宋家的女傭，十七八歲的姑娘，十分靈敏乖巧。

吳和藻——（簡稱吳）玉琴的好友，年青，爽直，是一個中學教員，廿八歲模樣。

冤鬼——不登場

聖母

更夫

王院長——（簡稱王）修道女，西安天主堂醫院院長，四十上下，十分關愛玉琴。

李大娘——（簡稱李）西安天主堂醫院司關老婦，不登場。

賈太太——（簡稱賈）西安有錢人家的太太，二十八九。

女伴——賈太太的女友，二十左右。

老婦——病人，七十模樣，好咳嗽，河南口音。

護士甲——（簡稱甲）西安天主堂醫院護士。

護士乙——（簡稱乙）西安天主堂醫院護士。

鄉女——十六七歲，十分土頭土腦的樣子。

祝榮道——（簡稱祝）玉琴的未婚夫，戰時空軍隱蔽員，廿四左右的一個純潔樸實的青年。

時間與地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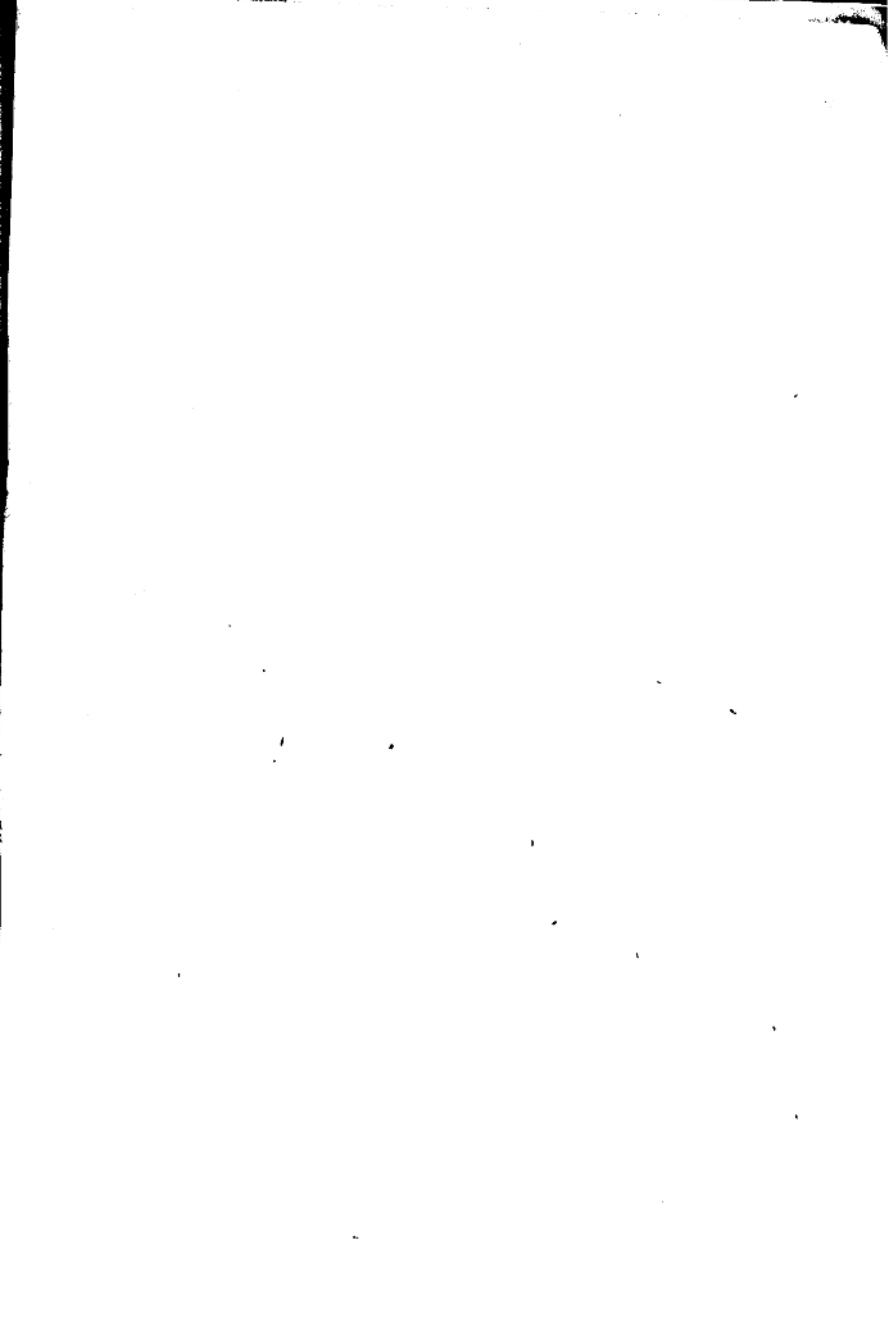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幕 一九四三年，抗戰時期洛陽城內，宋宅。

第二幕 景同前。距前一幕一小時以後。

第三幕 景同前。一個月後的一天傍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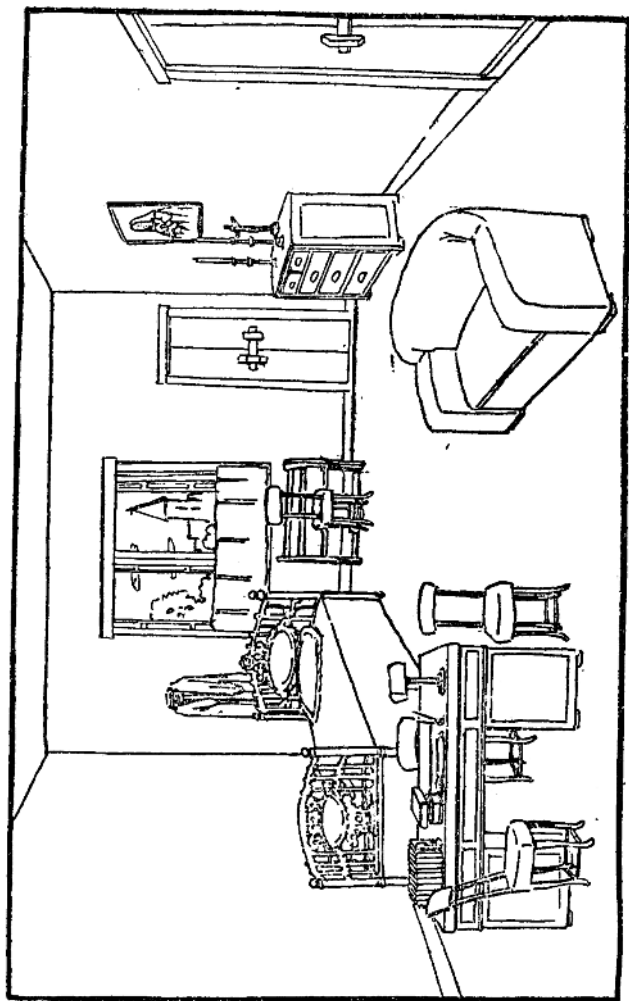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幕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，西安聖母女修院門前。

第五幕 次日上午，西安天主堂醫院的一間診斷室。



第一幕

第一景



一九四三年，抗戰時期古老的洛陽城。

宋家的一間內屋——大女兒玉琴的閨房。屋內四壁粉牆，簡素大方，正面牆上，開列了一格明潔的淨窗。像一般少女們的臥室，窗子的下半截，謹慎地也遮攔着一層乳白細明的紗帘。一架褐色的舊風琴，却收拾得十分光潔，緊緊靠在窗前，架面上還整齊地堆置着幾冊厚厚的樂譜。窗格左面的牆下，倚角斜置了一架小銅牀，素色細條的枕褥平鋪其上。一具紅木衣架，結實地豎在牀頭，週圍儘掛着些少女的衣物。室門偏居在窗子右首的正牆上，距門不遠，方方正正沿住牆角，擺設了一口五斗衣櫥，上面還供置着一幅苦像以及一對黃銅燭台。苦像閃射出黃澄澄的油彩，正與高懸在上面牆頭的聖母畫像，相互輝映。一張精緻的西式書桌，與台口平行，橫在左前，桌前和兩傍都放有座椅；書桌上備有文房四寶，檯燈，一小堆的書報雜物之類，燈下還放着一本聖經。右前近台口的地方，形勢孤零，斜着一把寬長沙發，與書桌正遙遙相對。

，大沙發後面，另有一扇通鄰室的側門，宋家的人，平時總喜歡打這裏進出。

正是十月微寒的天氣，黃昏前五時光景：窗外柔和的夕陽輕輕射上遠處高峻的天主堂鐘樓；院落裏這時候顯得靜悠悠的，三兩朵奇壯的菊花在微風中搖顫。一陣清晰的鐘聲隨風吹了過來，隱微地帶來了桂花甜沁沁的氣息。

鼎啓，玉琴靠立在書桌前，心裏沉甸甸地凝視地面，一言不發，這邊沙發上坐着宋太太，怒容滿面，不時把眼光移向女兒身上。兩人像是剛爭論過什麼嚴重問題，空氣肅穆而沉重。老婦人抱怨地長長嘆了一聲，突然又開了腔——

第一節

宋
大學畢業！大學畢業！這算得了什麼？你說……無論如何，我還是你的母親，你還是我的女兒，……我完全作主！……你的婚姻大事，你可不能隨便！大夫？哼！你是皇后，在我跟前也算不了什麼。你不知道嗎，

你上大學，是誰給你的花費？不是我嗎？你父親死了，留下的家產，早就花費了一大半，是我流着血汗，爲叫你在社會上有個地位！現在，做了大夫，你倒不願意隨從你母親的好意了！

琴

（坦白、虛心）媽，我不是不願意隨從你，我很願意，不過——在這一件事上，我沒辦法。

宋

爲什麼沒辦法？我給你說的這一家，很適合我們的門第，我給你說過：王仲和是中州銀行的總經理，有錢，有聲望，他的孩子，你也許見過他，並不錯呀！有見識，又能幹，也是大學畢業，將來少不了做銀行的主任。錢啊，快樂啊，哪不都有了嗎？我根本不明白你想些什麼，爲什麼要沒辦法？再說，這幾年來，家裏景況又不好，爲你上大學，又花費了許多，日子是越過越難。哪末你同王家一結婚，這幾個問題全都解決了。這些話，我給你說過好幾次，你還是不願意。你想什麼呀？你給我說

吧！

琴 媽，你每次給我說這些話，我都明白，雖然如此，我不能同王家結婚。

宋 （連忙）爲什麼哪？

琴 媽，（欲言又止，終於胆怯地）你知道，我在重慶的時候，奉了天主教；哪末，天主教的教友是不准同外教人結婚的！

宋 （冷淡）誰叫你奉天主教的？爲什麼不早一點兒跟你母親商量？你把事情辦了以後，才通知我，這是什麼辦法？你們現在的青年，好自由，心眼兒大，想辦就辦，連父母也看不起，這是什麼教育？！

琴 （誠懇地）天主教的道理並不壞啊！

宋 壞是不壞，我知道。究竟你應當早一點通知我，要求你母親的准許！

琴 我不是個小孩子，我已經二十四了。我所辦的事，我當然明白的。

宋 （不高興）胡說！你長到五十，你還是我的女兒，有我，你一點兒也不

能隨便！（半晌不語，突然）我問你，你要是同王家結婚，天主堂是不會干涉你？

琴（堅定的樣子）這是違背天主的事，我不能辦。我不怕人的干涉，我只怕天主的義怒；我是天主的聖堂，不可被魔鬼污辱。

宋（笑着止住她）胡說八道，污辱什麼呀？（十分痛愛的神情，望着女兒。玉琴若有所思，緩緩向右邊踱去）玉琴，對我說吧，你不認識國立中學的校長嗎？

琴（在另一端書桌前回身，不解地）認識。

宋（故意發問）他不是信天主教的嗎？可是他的太太，並不信教呀！這又該怎末講呢？

琴（憂悶）媽，你可別提這些事，天主教並不贊成，那是不得已的許可。我根本不願如此，我知道將來只有後悔的一天。再說，他那是個外教女

子，比較容易點，我這是個外教男子，對於這種不合規定的結婚，天主教更不贊成。

宋 不贊成也不要緊，只要能辦得到。

琴 （走近去）媽，不行，這樣辦，天主不能降福我們的婚姻。我不願意。

宋 （皺起眉頭）你這閨女，光會說不願意，難道一不願意，就算解決了一切的問題嗎？你難道不爲你自己，爲我，爲你的小妹妹玉玲想一想？家裏境況不好，玉玲又小，還得上學，家裏還得開支，哪兒來這末多錢？將來我可負擔不了！

第二節

【鄰室傳來急促腳步聲，有小女孩尖銳高聲地在喊：

聲
媽媽！媽媽！

琴（對宋）小妹放學回來了。

聲 媽媽，您在哪兒呀？

宋（滿臉展笑，側身向門外）來吧，玉玲！在這兒哪，你姐姐屋裏！來吧！

【玉玲開啓側門，闖進一個七歲模樣活潑秀麗的女孩，她一見玉琴，極禮貌地欠身一躬，親親熱熱地叫了聲——

玲 姐姐！

琴 小妹，你回來啦！乖！（攙着她回來）

玲（急急趨近宋）媽媽！

【宋雙手攥住她，依偎着。

琴 玉玲，今天星期日，你還上課？

玲（笑嘻嘻地）今天是我們學校裏的校慶，沒上課，我是去參加表演的。

宋 表演什麼呢？

玲（掏指數着）有唱歌、有戲劇、有體育比賽、演講比賽，（兩手一張）還有：什麼：很多很多。

宋（輕輕撫她的細髮）你表演些什麼？

玲（興奮地）我啊？我表演雙簧。（拉住玉琴手）姐姐，來！你躲在我後邊，你說我做，我們表演雙簧給媽瞧。

宋 不用了，你現在去洗洗吧。（轉向側門，喊）秀花！（向玉玲）看！你的手多髒！

【側門推開，女僕秀花匆匆進來。她是十七八歲的一個鄉下姑娘，可是靈巧過人，身強力壯，所以深得主人的歡心。她進來的時候，濕漉漉的手還在圍身上拭抹，一望而知是在洗滌東西。聽見召喚才匆匆趕來的。

秀 太太喚我？